

民间长诗·「以歌代言」

刘亚虎



电影《阿诗玛》

民间长诗是指由民众集体创作、长期流传于民间的长篇韵文类作品,大多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,一些地方也称为“故事歌”;

中国各民族民间长诗蕴藏丰富,流传广泛,尤其一些少数民族有以歌代言的传统,他们的叙事长诗犹如汉族的长篇小说,在本民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民间长诗两大类中,从题材内容来看,民间抒情长诗大致分为两类:一类聚焦于爱情婚姻,多表现青年男女反抗买卖包办婚姻,如彝族《妈妈的女儿》;

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,我国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搜集、整理、刊印,出版了数量可观的民间长诗作品,为“大系”民间长诗卷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“大系”民间长诗卷的编纂原则是:尊重既有,补齐补全;充分尊重前人的成果,避免重复工作;统筹兼顾,系统编纂;既要考虑作品所具有的地域文化的代表性、多样性,也要考虑体裁与题材种类的全面性、系统性;

在各省卷本的排序上,以各体裁在当地影响力的大小为原则,大者在先,小者在后;同一体裁作品排序,以面世时间先后为原则,早者在先,晚者在后。

此次“大系”民间长诗卷选择了云南、湖北、新疆等省份作为示范试点地区,是经过综合考量并具有历史和现实依据及调查研究成果基础的。

“大系”民间长诗卷收录了大量的经典性作品。如云南卷的《阿诗玛》收录其实很早。19世纪七八十年代,法国传教士保禄·维亚尔在云南路南调查时发现了长诗《阿诗玛》;

活跃在草原民族中的文化样式——达斯坦

达斯坦,意为民间叙事长诗,是集集体、音乐、表演于一体的民间综合文艺表现形式,是新疆维吾尔、哈萨克、柯尔克孜、蒙古等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。

达斯坦题材庞大,涉猎内容广泛、时间跨度长、结构巧妙、语言精练、音乐优美,是草原民族生活中不可替代的艺术表现形式,并在演唱过程中完成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。

新疆是我国少数民族民间达斯坦的摇篮和故乡。据不完全统计,仅维吾尔、哈萨克、柯尔克孜、蒙古族就有700余部民间长诗。

历久弥新,尽显中华文化美韵

——达斯坦(民间长诗)在当代文化背景下的传承与发展

马雄福



哈萨克族达斯坦国家级传承人 哈孜·阿勒曼



维吾尔达斯坦自治区级传承人 依布拉克·亚克甫



哈萨克族达斯坦演唱艺人卡哈甫·阿斯哈尔

那我们经常听到的故事、歌谣、谚语就是这棵树上的繁枝茂叶,而民间长诗则是树身和主干。

达斯坦奇是民间对长诗演唱艺人的一种尊称。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,达斯坦奇对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。

越来越来。特别是近30年以来,原有的师徒传承形式在民间几乎很少见,达斯坦演唱后继无人,而能演唱达斯坦的大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。

根植中华传统文化,打造民间文学精品

同生活在北方的其他草原民族一样,达斯坦在哈萨克族民间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,哈萨克族的各种民俗文化样式都是通过达斯坦代代相传下来的。



领略民间长诗风情美

左玉堂

云南省是全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,有26个世居民族。其中,有22个民族创作了民间长诗,形成了云南诗歌史上—道别具风貌的人文景观。

民间长诗是民间文学体裁之一。关于民间长诗概念的界定及分类,目前学术界尚有歧义,有不同的解释、界定、分类。

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·民间长诗·云南卷》,从内容出发,并参照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·民间长诗》的分类,将云南民间长诗大体归为五类:一、记叙人物的民间长诗;二、记叙史事的民间长诗;三、记叙婚姻爱情的民间长诗;四、记叙日常生活生活的民间长诗;五、其他民间长诗。

婚姻爱情是云南民间长诗的一个传统主题。云南民间长诗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最多,也最精彩。

这类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长诗的突出特点是大多以悲剧结局。这是时代的悲剧,社会的悲剧。

云南素有“歌的海洋”之称,民间叙事长诗是云南各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纵观云南民间文学宝库,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间长诗,时至今日,彝族叙事长诗《阿诗玛》,傣族《召树屯》《娥并与桑洛》,傣族《逃婚调》《重逢调》等,仍在云南广为传颂。

根据文献记载,云南各民族民间长诗的搜集、翻译与整理工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。这一时期的搜集者既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,也有汉族民间文学爱好者与研究者。

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工作基础之上,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云南大学、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及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各民族学生,组成由老中青学者组成的多个专题调查小组,前后数年深入红河州、楚雄州、大理州、西双版纳州、德宏州等各民族聚居地区,进行大规模系统性、完整性、持续性民间文学调查,搜集到大量各民族民间歌手用母语讲唱的民间长诗。

20世纪60年代,云南大学中文系师生又多次组成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,深入云南省西部、西北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,着重对傣族、怒族、独龙族、藏族民间文学进行搜集、翻译与整理,又发掘出一批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长诗。

云南是民间长诗的富矿。1984年开始被称为“世纪经典”和“文化长城”的《中国民间故事集成》《中国歌谣集成》《中国谚语集成》(简称中国民间文学“三套集成”)普查、编辑和出版工作期间,云南省有关部门又组织专家学者和学生到各民族生活地区,再次进行民间长诗挖掘、搜集等抢救性工作,又整理出一大批云南民间长诗,为“民间文学三套集成”这一国家重大工程提供了丰富而厚重的第一手珍贵材料。

从民间长诗的叙事方式来看,云南民间长诗可分为民间叙事长诗与民间抒情长诗两大类。叙事长诗以人物为核心,叙述人物悲欢离合的历史故事,结构完整、情节曲折、人物性格鲜明,即使带有抒情色彩,也不像抒情长诗那样偏重主观感情的抒发。

从叙事长诗的题材内容来看,包含历史人物叙事长诗、历史事件叙事长诗、婚姻爱情叙事长诗、日常生活叙事长诗及其他类叙事长诗,主要代表作有哈尼族的《多沙阿波》、壮族的《娅王》、瑶族的《八角王》、傣族的《阿奎和他的弓箭》、白族的《李思维告御状》、彝族的《阿诗玛》、傣族的《娥并与桑洛》《线秀》等等。

抒情长诗以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为主,即使叙述历史人物也主要以抒发主观感情为主,与叙事长诗相比,抒情长诗虽缺少完整的情节与生动的人物形象,并以第一人称叙事,却能给听众带来极强的真实性、现实性与现场感,富有深刻的艺术感染力,主要代表作有彝族的《妈妈的女儿》《我的么表妹》《阿惹姐》,纳西族的《雨水相会》《蜂花相会》《游悲》,傣族的《凤凰情诗》《鸚鵡情诗》,布依族的《哭嫁歌》,普米族的《伤心掉》等等。

长期以来,云南各民族丰富的民间叙事长诗,一直以族别单行本出版发行。时至今日,全国各地展开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·长诗卷》各民族卷本的编纂工作,立足区域特色,民间叙事长诗专家甄别遴选符合中华民族精神的经典性作品,彰显中华民族民间叙事长诗的丰富性与多样性,凝聚中国智慧、弘扬中国精神、讲述中国故事、传播中国声音、塑造中国形象,这些对于进一步筑牢和夯实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民意基础,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,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当代人文价值。

“回音”,萦绕于高山白云间,与永恒的自然同在。娥并与桑洛死后幻化作“两颗星星”,“一颗出现在黄昏,一颗出现在黎明”。《美丽的彩虹》男女主人公死后幻化为“美丽的彩虹”,高高挂在天边。斯玛珍与禾天木的精灵,变成一对黄鹂,自由自在地游戏于湖里,成了爱情的象征。

历史上,居住于云南山区的一些少数民族,长期处于半耕半猎、半耕半牧的经济生活。因此,这些民族中广泛流布有反映他们半耕半猎、半耕半牧的生产生活的长诗。这类民间长诗富有民族、地域特色,不仅有独特的文学价值,而且具有研究这些民族社会经济价值。

在记叙日常生活的长诗中,《出门调》《赶马调》最富有民族风格、地域色彩和时代特征。它们广泛触及现实,反映出人民大众的心声。前者以白族的《鸿雁带书》《出门调》为代表。

《赶马调》也称《赶马歌》,主要流传于汉族、回族、白族、彝族、纳西族、普米族、阿昌族等民族地区。白族、彝族中有多种《赶马调》广泛流传。《赶马调》是赶马人在赶马途中吟唱的歌。

早在汉唐之际,南方丝绸之路贯穿滇东、滇中、滇西,茶马古道贯穿滇西南、滇西北。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活跃着无数的马帮。民间素有“山间铃响马帮来”之说。而来往僧侣和商贾依靠民间的马帮进行宗教、经济文化的活动。

《赶马调》(《赶马歌》),记叙赶马人迫于生计,离开父母妻儿,背井离乡,不畏烟瘴寒暑,外出赶马到“夷方”(夷方,有大小之分,小夷方指思茅、普洱、西双版纳一带,大夷方指缅甸、印度一带),长年累月,跋山涉水,过着风餐露宿的艰辛生活,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赶马人的生活图景,也从侧面反映了云南边疆各民族特殊的商贸经济活动。

其时,有的赶马人远走缅甸、印度一带。有的赶马人一去不归还,留给家人无穷的思念和痛苦。因此,滇西广大地区流传有“砍柴莫砍葡萄藤,养女莫嫁赶马人”的歌谣。

概而言之,云南民间长诗丰富多彩,情节曲折,人物形象丰满,结构完整,语言清新优美,故事动听,富有诗情画意,充分显示了民间文学单纯朴素的自然美,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汪立珍

集到大量各民族民间歌手用母语讲唱的民间长诗,如白族的《串枝莲》、哈尼族的《不愿出嫁的姑娘》、苗族的《牵心歌谣》、基诺族的《巴诗与米诗》、纳西族的《鲁般鲁饶》、瑶族的《桑妹与西郎》等等,均属于此类。

在记叙日常生活的长诗中,《出门调》《赶马调》最富有民族风格、地域色彩和时代特征。它们广泛触及现实,反映出人民大众的心声。前者以白族的《鸿雁带书》《出门调》为代表。

《赶马调》也称《赶马歌》,主要流传于汉族、回族、白族、彝族、纳西族、普米族、阿昌族等民族地区。白族、彝族中有多种《赶马调》广泛流传。《赶马调》是赶马人在赶马途中吟唱的歌。

早在汉唐之际,南方丝绸之路贯穿滇东、滇中、滇西,茶马古道贯穿滇西南、滇西北。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活跃着无数的马帮。民间素有“山间铃响马帮来”之说。而来往僧侣和商贾依靠民间的马帮进行宗教、经济文化的活动。

《赶马调》(《赶马歌》),记叙赶马人迫于生计,离开父母妻儿,背井离乡,不畏烟瘴寒暑,外出赶马到“夷方”(夷方,有大小之分,小夷方指思茅、普洱、西双版纳一带,大夷方指缅甸、印度一带),长年累月,跋山涉水,过着风餐露宿的艰辛生活,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赶马人的生活图景,也从侧面反映了云南边疆各民族特殊的商贸经济活动。

其时,有的赶马人远走缅甸、印度一带。有的赶马人一去不归还,留给家人无穷的思念和痛苦。因此,滇西广大地区流传有“砍柴莫砍葡萄藤,养女莫嫁赶马人”的歌谣。

概而言之,云南民间长诗丰富多彩,情节曲折,人物形象丰满,结构完整,语言清新优美,故事动听,富有诗情画意,充分显示了民间文学单纯朴素的自然美,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《赶马调》也称《赶马歌》,主要流传于汉族、回族、白族、彝族、纳西族、普米族、阿昌族等民族地区。白族、彝族中有多种《赶马调》广泛流传。《赶马调》是赶马人在赶马途中吟唱的歌。

早在汉唐之际,南方丝绸之路贯穿滇东、滇中、滇西,茶马古道贯穿滇西南、滇西北。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活跃着无数的马帮。民间素有“山间铃响马帮来”之说。而来往僧侣和商贾依靠民间的马帮进行宗教、经济文化的活动。

《赶马调》(《赶马歌》),记叙赶马人迫于生计,离开父母妻儿,背井离乡,不畏烟瘴寒暑,外出赶马到“夷方”(夷方,有大小之分,小夷方指思茅、普洱、西双版纳一带,大夷方指缅甸、印度一带),长年累月,跋山涉水,过着风餐露宿的艰辛生活,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赶马人的生活图景,也从侧面反映了云南边疆各民族特殊的商贸经济活动。

其时,有的赶马人远走缅甸、印度一带。有的赶马人一去不归还,留给家人无穷的思念和痛苦。因此,滇西广大地区流传有“砍柴莫砍葡萄藤,养女莫嫁赶马人”的歌谣。

概而言之,云南民间长诗丰富多彩,情节曲折,人物形象丰满,结构完整,语言清新优美,故事动听,富有诗情画意,充分显示了民间文学单纯朴素的自然美,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汪立珍

集到大量各民族民间歌手用母语讲唱的民间长诗,如白族的《串枝莲》、哈尼族的《不愿出嫁的姑娘》、苗族的《牵心歌谣》、基诺族的《巴诗与米诗》、纳西族的《鲁般鲁饶》、瑶族的《桑妹与西郎》等等,均属于此类。

在记叙日常生活的长诗中,《出门调》《赶马调》最富有民族风格、地域色彩和时代特征。它们广泛触及现实,反映出人民大众的心声。前者以白族的《鸿雁带书》《出门调》为代表。

《赶马调》也称《赶马歌》,主要流传于汉族、回族、白族、彝族、纳西族、普米族、阿昌族等民族地区。白族、彝族中有多种《赶马调》广泛流传。《赶马调》是赶马人在赶马途中吟唱的歌。

早在汉唐之际,南方丝绸之路贯穿滇东、滇中、滇西,茶马古道贯穿滇西南、滇西北。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活跃着无数的马帮。民间素有“山间铃响马帮来”之说。而来往僧侣和商贾依靠民间的马帮进行宗教、经济文化的活动。

《赶马调》(《赶马歌》),记叙赶马人迫于生计,离开父母妻儿,背井离乡,不畏烟瘴寒暑,外出赶马到“夷方”(夷方,有大小之分,小夷方指思茅、普洱、西双版纳一带,大夷方指缅甸、印度一带),长年累月,跋山涉水,过着风餐露宿的艰辛生活,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赶马人的生活图景,也从侧面反映了云南边疆各民族特殊的商贸经济活动。

其时,有的赶马人远走缅甸、印度一带。有的赶马人一去不归还,留给家人无穷的思念和痛苦。因此,滇西广大地区流传有“砍柴莫砍葡萄藤,养女莫嫁赶马人”的歌谣。

概而言之,云南民间长诗丰富多彩,情节曲折,人物形象丰满,结构完整,语言清新优美,故事动听,富有诗情画意,充分显示了民间文学单纯朴素的自然美,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汪立珍

集到大量各民族民间歌手用母语讲唱的民间长诗,如白族的《串枝莲》、哈尼族的《不愿出嫁的姑娘》、苗族的《牵心歌谣》、基诺族的《巴诗与米诗》、纳西族的《鲁般鲁饶》、瑶族的《桑妹与西郎》等等,均属于此类。

在记叙日常生活的长诗中,《出门调》《赶马调》最富有民族风格、地域色彩和时代特征。它们广泛触及现实,反映出人民大众的心声。前者以白族的《鸿雁带书》《出门调》为代表。

《赶马调》也称《赶马歌》,主要流传于汉族、回族、白族、彝族、纳西族、普米族、阿昌族等民族地区。白族、彝族中有多种《赶马调》广泛流传。《赶马调》是赶马人在赶马途中吟唱的歌。

早在汉唐之际,南方丝绸之路贯穿滇东、滇中、滇西,茶马古道贯穿滇西南、滇西北。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活跃着无数的马帮。民间素有“山间铃响马帮来”之说。而来往僧侣和商贾依靠民间的马帮进行宗教、经济文化的活动。

《赶马调》(《赶马歌》),记叙赶马人迫于生计,离开父母妻儿,背井离乡,不畏烟瘴寒暑,外出赶马到“夷方”(夷方,有大小之分,小夷方指思茅、普洱、西双版纳一带,大夷方指缅甸、印度一带),长年累月,跋山涉水,过着风餐露宿的艰辛生活,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赶马人的生活图景,也从侧面反映了云南边疆各民族特殊的商贸经济活动。

其时,有的赶马人远走缅甸、印度一带。有的赶马人一去不归还,留给家人无穷的思念和痛苦。因此,滇西广大地区流传有“砍柴莫砍葡萄藤,养女莫嫁赶马人”的歌谣。

概而言之,云南民间长诗丰富多彩,情节曲折,人物形象丰满,结构完整,语言清新优美,故事动听,富有诗情画意,充分显示了民间文学单纯朴素的自然美,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汪立珍